

立场 POSITION

徐行言/主编

第3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徐行言主編

第3輯

立场

POSITION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立场(第3辑)/徐行言主编.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9

ISBN 978-7-5112-1526-0

I. ①立… II. ①徐… III. ①中国文学—文学研究—文集 IV. ①I2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4484号

立场(第3辑)

主 编:徐行言

出版人:朱庆

责任编辑:田苗 曹美娜

责任校对:李 佳 张秀英

封面设计:小宝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 净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崇文区珠市口东大街5号,100062

电 话:010-67078244(咨询),67078945(发行),67078235(邮购)

传 真:010-67078227,67078255

网 址:<http://book.gmw.cn>

E-mail: gmcbbs@gmw.cn, caomeina@gmw.cn

法律顾问:北京市华沛德律师事务所张永福律师

印 刷: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装 订:北京大运河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开 本: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340千字

印 张:17.75

版 次:2011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1526-0

定 价:4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主办单位

西南交通大学艺术与传播学院

西南交通大学比较文学与当代文化研究中心

主 编 徐行言

副主编 支 宇

学术委员会

学术委员会主任 朱立元

学术委员会委员

北 京 大 学: 温儒敏 王岳川

清 华 大 学: 王 宁 肖 鹰

中国人民大学: 杨慧林 余虹 张 法 高旭东

北京师范大学: 刘象愚 曹卫东

首都师范大学: 陶东风

中国社会科学院: 赵一凡 章国锋 叶舒宪

复 旦 大 学: 朱立元

上海师范大学: 孙景尧

上海外国语大学: 谢天振

南 京 大 学: 赵宪章 周 宪

浙 江 大 学: 徐 岱

四 川 大 学: 曹顺庆 吴兴明

西南交通大学: 徐行言 傅勇林 支 宇

山 东 大 学: 陈 炎

武 汉 大 学: 张荣翼

中 山 大 学: 高小康

厦 门 大 学: 杨春时



前言

虚无与立场

“立场”在今天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几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又十分晦暗。由“立场”所启示的问题氛围不仅笼罩着全部学术灵魂，也笼罩着当代人的日常生存。

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圣俗之争、古今之争，自20世纪以来的东西之争、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以及形形色色的主义之争迄今没有一个了结，这“诸神不和”所引发的“立场焦虑”一直困扰着现代思想的神经。尽管有“价值中立”、“客观描述”与“不争论”等五花八门的“策略狡计”来缓解那被困扰的神经，但任何精致的“立场搁置”最终都会将我们抛回它掩盖的价值虚空。至于那些大行其道的无度调侃、大话、戏说与色彩流溢的犬儒主义在“立场游戏”中所营造的狂欢也抹不掉灵魂流放于荒原的眼泪。

立场问题其实是一个价值问题，而“价值”，借尼采之言，乃是人类生存非此不可的条件，没有这个条件，人生就没有方向、目标和意义。为此，尼采坚持认为“新型哲学家”乃是价值的创建者或生存的立法者，而不是客观的阐释者。在谈到“生存”时，海德格尔说生存指“人特有的存在”，说其“特有”指的是人的存在是一种超越性存在，即他必须超越其被抛入其中的虚无，他必须在“虚无的大地”上创建他“生存的世界”，即创建一个有价值意义的世界，没有这个世界，人无法生存。因此，海德格尔坚持认为人的生存基于良知的决断或对天地人神的世界之创建。

“价值”是人生存之创建而非天然固有或神灵的给予，就此而言，面临虚无或随时遭遇虚无就是人类的命运，然而，价值之必需与创造价值也是人类的命运。

雅斯贝斯所谓人类的“轴心时代”就是既有价值解体或人类被抛回虚无的时代，这个时代的伟大就在于它没有被虚无所吞没，而是迅速重建了价值，这



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谓的传统文明。20 世纪以来的当代世界多少有些类似于“轴心时代”，这个时代“上帝死了”（尼采），“再也保不住中心，一切都四散了”（叶芝），现代人来到虚无的“荒原”（艾略特）和无地基的“深渊”（海德格尔）。没有地基立足的深渊处境就是现代人“无立场状态”的根本标志。早在一百多年前，尼采就洞察到现代人正在经历和将要长时期地经历虚无和虚无主义。事实上，当代人面临的立场困境与难题都是这一经历的象征。也许当代人可以不走苏格拉底、耶稣、孔子、佛陀和穆罕默德的“道”，也许我们有一千种学术理由模糊自己的立场，而超越虚无和克服虚无主义乃是当代人开辟新的生存之道的责任与天命。

基于对这一责任与天命的响应，我们尝试创办《立场》辑刊，倡言思想学术的立场意识，为有立场的思想学术实践提供一个试验性的场地。

余虹
2005 年



CONTENTS 目 录

一、中国当代灾难书写的悲剧精神与人文价值 / 1

主持人语 朱立元 / 1

大灾大爱 生命至上

——略谈“以人的生命为本”与灾难书写的崇高悲剧精神

朱立元 黎明 / 3

从 2008 汶川到 2010 玉树：地震散文的书写方式 范 藻 / 14

地震小说的异军崛起与灾难书写的多重可能性 曾 平 / 27

文学在场与责任伦理

——2003 非典文学的人文书写 董琦琦 / 40

“5·12”后，灾难叙事如何成为可能

——试论后悲剧时代灾难叙事与消费社会语境 晏 红 / 52

共名模式及其偏离

——论 2008 年雪灾文学 孔许友 / 58

二、都市文学视野中的现代上海 / 67

主持人语 吴晓东 / 67

虚构上海的四重根 李国华 / 70

新式交通工具与风景的发现

——以海派小说为中心 燕 子 / 82

“市声”：现代作家都市书写中的听觉体验 路 杨 / 93



《子夜》中的都市上海与空间隐喻 徐 铨 / 108

误认、都市与现代主义写作

——读《上海的狐步舞（一个断片）》 李松睿 / 120

三、文学问题与传媒 / 133

主持人语 张荣翼 / 133

被构拟的生活

——当前文化中的媒体化生存 张荣翼 / 136

艺术视野中的图像与文字 赵炎秋 齐林华 / 150

新媒介文学生产方式及其研究的基本问题 单小曦 / 162

“新世纪文学”中的新媒体因素及其问题 曾 军 / 173

四、符号与再现 / 185

主持人语 段 炼 / 185

符号的虚拟，虚拟社会与全球化艺术 应伟中 / 187

后现代符号学的话语模式建构 方汉文 / 200

符号化与元语言：对“韩寒事件”的一种文化符号学思考 齐林华 / 210

社会符号学视域中的《名利场》翻译：杨苾译本简析 高敏娟 / 223

五、新流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垦拓 / 230

主持人语 董洪川 / 230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新垦拓：

从“流散文学”到“新流散文学” 董洪川 / 232

寻找家园：美国华文文学的历史进程与精神气质 肖 薇 / 238

哈金批评的四种范式 蒋冬梅 / 251

乏味的等待

——对哈金《等待》的一个商榷 漆芳芳 / 257

点到即止的哈金 戴维·维奇 金小霞译 / 263

写作无疆界 克利斯·戈基威尔 王 月译 / 268



中国当代灾难书写的悲剧精神与人文价值

主持人：朱立元

主持人语

“中国当代文学的灾难书写”问题是当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史研究领域中非常值得关注的对象。建国 60 年以来，尤其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新文学在灾难题材写作史上留下了一道深长的足迹，形成了一个灾难文学的作品系列。从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一直延续不断的洪灾文学到新世纪地震文学、SARS 题材作品、冰雪灾害作品，尤其是随着 5·12 汶川大地震、玉树地震、舟曲特大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的爆发，灾难书写更成为当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热点。

从现代性视野看，人与自然的关系决定着灾难文学的书写方式，而它们又与 20 世纪中国文化现代性向社会现代性态度密不可分。中国当代文学的灾难书写一方面呈现了中国现代性的多元维度，另一方面也随着中国社会结构与观念的变革而多次转型。从“人定胜天”、“与天斗其乐无穷”到“天人合一”、“尊重科学”和“生态文明”，从“防止阶级敌人破坏”、“内外有别、家丑不可外扬”到“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和“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开放科学心态，中国当代文学灾难书写的研究可以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或题材史角度见证文学反映社会进步、文学推动观念变革的历史进程。

本专栏 6 篇文章从不同的灾难类型与理论角度来讨论中国当代灾难书写的精神内涵与思想意义。朱立元、黎明的论文《大灾大爱·生命至上——略谈“以人的生命为本”与灾难书写的崇高悲剧精神》将人道主义与崇高悲剧精神聚集在一起，提出灾难书写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的“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文章认为，“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实质是对生命尊重与悲悯，只有进一步高扬生命的大旗并对人的生存本质进行反思，才能真正催生伟大的作品。范藻的论文《形散神聚：中国当代地震散文的书写方式》以 2008 年 5 月 12 日的汶川大地震和 2010 年 4 月 14 日的玉树地震题材的散文创作为研究对象，从“现场书写与事后反思的交错”、“个人体验与民族感受的交织”和“图文并茂与别具一格的交汇”三个方面归纳

并梳理了中国当代地震散文的书写方式。曾平的论文《地震小说的异军崛起与灾难书写的多重可能性》将视野转向汶川地震小说,认为汶川地震的灾难书写虽然在数量上少于地震诗歌,但却凭借想象与虚构的力量达到了灾难书写的艺术高度与思想高度。文章以更加广阔与深邃的思考深入分析了地震小说对于灾难与人类命运之复杂关系,并以多部优秀作品来揭示地震小说对人性秘密与心灵困境的书写,提出地震文学书写的文学价值在于深入探索了人类在地震废墟之上重建物质家园与精神家园的多重可能性。董琦琦的论文《文学在场与责任伦理——2003 非典文学的人文书写》以翔实的资料梳理了 SARS 疫情题材的文学作品。非典文学热情讴歌了战斗在抗击非典一线的科研、医务工作者的英雄事迹,颂扬了举国上下团结一致的豪情壮志,表达了热爱生活、珍惜生命的善良心愿,寄托了国泰民安的美好祝福。从诗歌、小说、散文到戏剧文学,2003 年各种体裁的非典文学忠实记录了灾难中的人性光芒,为生命的尊严与责任书写了一幅壮丽的画卷。晏红的论文《“5·12”后,灾难叙事如何成为可能——试论后悲剧时代灾难叙事与消费社会语境》侧重于将灾难叙事放入“后悲剧时代”语境中反思其如何可能的问题。文章指出,提出“后悲剧时代灾难叙事”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探讨“5·12”之后中国灾难文学出现“井喷”的利弊,更在于思考如何使人类与生俱来的道德勇气和生命的尊严感在我们当今新的语境中得以回归,从而使人们在后悲剧时代已然失去的对于自身生存境况的整体把握能力得以恢复。孔许友的论文《共名模式及其偏离——论 2008 年雪灾文学》以 2008 年雪灾文学创作实践为例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灾难书写模式进行了深入反思。文章认为,2008 年雪灾文学是一次较为自觉的模式化的灾难文学实践。作为一种政治性的文化运作,它实际上代表了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救灾文学”的经典范式。不过,在现代文化语境下,这种模式呈现出某种不稳定状态,种种松动乃至偏离不时产生,干扰着模式的正常运作。

总之,本专题的文章广泛涉及了中国当代诸种灾难事件,其中包括汶川地震、玉树地震、SARS 疫情和冰雪灾害等。从体裁上看,这 6 篇论文的研究对象也相当丰富,包括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文学、纪实文学和报告文学等。当代灾难文学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值此 5·12 汶川大地震三周年之际,希望这组文章能够引发并推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界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灾难书写”的关注与研究。

(朱立元,西南交通大学讲座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大灾大爱 生命至上

——略谈“以人的生命为本”与灾难书写的崇高悲剧精神

朱立元 黎明

【摘要】灾难书写中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和尊重，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的“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创作中的体现。“以人的生命为本”作为当下的普遍共识，既广泛渗透进现实生活中，使人面对灾难群起抗争，毅然决然地振奋出全部的生命力量，体现出崇高的悲剧精神；也体现在灾难书写中，使文艺创作蕴含对生命的悲悯。但灾难书写还须进一步高扬生命的大旗，对人的生存本质进行反思，才能真正催生伟大的作品。

【关键词】“以人的生命为本”灾难书写 悲悯 崇高

从2008年初的雪灾，到汶川、玉树地震，再到甘肃舟曲泥石流灾害，数年间，中国经历了几次大的自然灾害。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中所展现的人性的光辉却令人深深动容。面对灾难，“以生命为本”成为当今社会的普遍共识。从人的生命出发所迸发出的“大爱”，完成了悲剧性这一审美范畴的现代升华。对生命陨灭的深深痛惜，对生命价值的真挚赞美，正是被现实灾难所激发和高扬的“以人为本”、“以人的生命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体现。而对苦难进行回忆与梳理，自省与反思，正是现实对文艺创作的呼吁与要求，当今的文艺创作，亟待充分承担起这一抚慰伤痛、高扬人性、讴歌生命的任务。

一、以人的生命为本

两年前的汶川地震，国旗首次为普通国民的遇难而降。国旗低垂，举国哀悼，设立国难日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国家尊重自己的国民、敬畏个体生命的理念。地震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中折射出的人性光辉、人的“大爱”，表明对生命价值的高扬、“以生命为本”的观念已成为整个民族的共识。



从国家层面来看，领导人们多次强调“以人的生命为本”。“人的生命高于一切、先于一切、重于一切”，“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不抛弃，不放弃”，这都是对生命为本、生命至上的诠释。从普通百姓来看，在灾难幸存者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顽强和崇高。汶川地震中映秀镇村民虞锦华在被埋 150 小时后获救。在地震的遇难者身上，可以看到生命的高尚。地震中遇难的年轻母亲，在临死之前，用身体给自己幼小的孩子提供了废墟下生存的空间。身旁散落的手机上，写着母亲的遗言：“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在营救人员、医护人员身上，可以看到对生命救援的巨大努力和奋不顾身的崇高精神。四川绵竹一所小学的救援现场，余震突然来临，教学楼的废墟即将二次坍塌，消防战士荆利杰却不愿撤退，向拉着他的战友们跪下哭喊：“求求你们，让我再去救一个吧！我还能再救一个！”在新闻从业者身上，可以看到对逝者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汶川地震后的第五天，死亡人数达 28881 人。四川电视台主播宁远，在念出这个可怕的数字时，泣不成声。中央电视台主持人赵普，也在提及伤亡数字时，数度哽咽。在这一刻，职业的冷静与理性让位于对遇难者的泣血悲鸣。此外还有无数普通的百姓共同关注着灾难，为灾难中的生者尽一份力，向灾难中的逝者致以深切的哀悼。举国上下，所有的普通民众所体现出的对生命的坚持、尊重、珍视和关爱，汇聚成了巨大的生命光辉，共同谱写了大写的“人”对生命的“大爱”。

我们经常说“以人为本”，何为以人为本？我们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这种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对生命价值的高扬，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人的生命，准确地说是每一个个体生命，首先具有唯一性。正是这许多个体生命体验的独特与不可复制，造就了人类世界的丰富多彩。其次，生命是不可逆的，一旦失去，将永无可能挽回。可以这样说，“以人为本”本质地包含了对生命的尊重；只有“以生命为本”，将每一个人的个体生命的价值放在它应有的崇高地位上，才能真正将“以人为本”落实在最坚固和宽广的基础上。同时，“以生命为本”又是“以人为本”思想在中国社会现实下的进一步深化。地震灾难是无情的，它所造成的物质精神损失也难以计量；但如何应对灾难却是一个契机，人们充分意识到生命的价值，“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第一，“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以人为本”的题中应有之义。

“以人为本”归根结底是要以人的权利和需要为本，而生命，恰恰是人最为根本的权利和需要，是其他一切生而为人所应拥有的权利实现的前提和载体。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毋庸置疑，生命权正是第一



位的人权，是人与生俱来的必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只有拥有生命，一切生而为人应该享有的权利（如民主、自由、财富等）和义务（如尊重他人的合法权益和遵守社会的公德、法律等）才能得以实现。而一旦失去生命，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权利都随之丧失。没有这一基本权利的保证及保障，整个人权将毫无基础可言。因此，生命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已成今日全世界的普遍共识。

生命的需求是人最基本的需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将人的需求划分为由低到高的五个层次：生理的需求，即人类维持自身生存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安全的需求，即人要求保障自身安全、摆脱丧失事业和财产的威胁等方面的需要；社交的需求，这包括人与人之间情感交流需要和人与群体之间的所属关系；被尊重的需求，即自我给与的尊重和从他人那里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求，这也是最高层次的需求，指的是人自身价值的实现和自我的完善。很显然，人的真正完整的生命需求正应该包括这五个层次，而不仅仅是第一、第二个层次。人的生命之所以崇高，就在于人的生命活动绝不仅仅意味着维持简单的肉体生存，而是一种如马克思所说的超越动物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因此，在这个世界上，人是唯一拥有认识世界的智慧和改造世界的能力的伟大生命；人的生命的伟大之处正体现在这种“自由的有意识的”智慧和实践能力上，这也正是将人的生命与动物的生存区分开来的最主要因素。马克思说“动物与自己的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动物不把自己同自己的生命活动区别开来。它就是自己的生命活动。人则使自己的生命活动本身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他具有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即“自由的活动”^①——实践活动。同时，对情感和尊严的共同需求，对自由和理想的共同渴望，也赋予了人类一种普遍的人性光辉。这种人类才有的庄严夺目的自觉，显然是动物性生存中难以体现的。如果我们仅仅将人对生命的需求理解为生理的、肉体的需求，那么导致的只能是生命意义的简单化和庸俗化。生命理应包含人作为个体生命生存和发展的全部内容和过程。

第二，“以人的生命为本”是“以人为本”理念在现实中的进一步深化。

“以人为本”的人，既是一个集体概念，又是一个个体概念。集体概念的“人”，显然意指全人类。从全世界和全人类的共同命运出发，承认和肯定人类有超越阶级、民族、国家、制度、信仰等等之上的共同需求、利益和特性，解放和发展全人类，正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的应有之义。作为个体概念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73页。

“人”，指的则是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生存在“地球村”中的生命个体。“以人的生命为本”，不仅要尊重和保障个体生命的生存，更重要的是要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在过去数个人类社会阶段中，由于历史的局限，个体的发展往往需要让位于群体的发展；极端情况下为了群体的利益，个体的生命甚至会被牺牲。马克思曾经指出，“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实际上只是用最大限度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人类本身的发展。”^①在今天，“以人为本”之所以被视作时代思想的伟大进步，就在于它高扬对个体的尊重和珍视、关注个体的生存境遇，体现了对人类个体生命的价值认同。

“以人的生命为本”首先体现在，人的生命价值和其他物不可比较。没有任何事物能够衡量人的生命的体积和重量。人的生命不存在等价物，不可与任何其他物置换。唯一能够解释个体生命价值的，是生命本身。这就要求我们，在生命的天平面前，去除一切利益的考量。这在面临灾难之际显得尤其重要。当大灾发生，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至普通百姓，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人的生命是第一位的，任何将生命与利益挂钩的权衡与取舍，都违背了“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宗旨。只有真正做到“以生命为本”，才能避免陷入利益至上的功利主义泥淖。“以人的生命为本”其次体现在，生命平等，个体生命之间的价值不可比较，没有大小。这就意味着，所有个体的生命价值都是同等的崇高。无论是外貌的美丽或丑陋，身体的健康或疾病，人的富有或贫穷，地位的高贵或卑微，都不能成为区别个体生命价值的理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人们往往认为，那些对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卓越贡献的人，他们生命的意义要大于普通人。“以生命为本”思想的进步，就在于厘清了对个体生命价值平等的认识。自汶川地震设立国难日之后，从玉树地震，到舟曲泥石流灾害，国旗为普通国民而降已成为一种惯例。这显然体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进步，充分闪耀着“以人的生命为本”的光辉。须知所有的生命都是唯一的且不可逆的，对每个人来说，其生命价值都是无限大。人类社会是无数个体的结合。每个人不论健康状况、财富地位、品性才能，都是组成社会的一份子。只要他生活在社会中，便自然成为缔结和组成社会的一份子。从这个角度来说，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也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在生命面前，人人平等。只有把普通人的生命、普通个体的人性尊严放到最高位置，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105页。



能算作是真正认识了生命的价值，真正做到对生命的敬畏、对“人”的尊重。

二、“以生命为本”，实现悲剧性的现代升华

灾难是无情的，但灾难所折射出的人性光辉和生命至上的理念，却彰显了一个时代的进步。一方面，“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使人面对灾难奋起抗争；另一方面，“以生命为本”的观念使人们对于生命的价值有着深刻的体认，对生命的陨灭报以最深挚的同情。正是这种从生命出发的抗争与同情，将灾难中的悲剧性升华为崇高与悲悯。

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种审美形态，作为人类主体与世界的交往过程中形成的独特审美关系，悲剧性完全可以超越文学艺术的范围而体现在现实生活中。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可悲的并不限于悲剧。在人生的道路上，在人对现实的审美关系中，在人的本质力量展现的过程中，他会碰到各种各样悲惨的遭遇，他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诉说悲剧性的命运。这样，悲剧性这一审美的范畴，虽然来自于悲剧，但却又不限于悲剧”^①。

第一，人的生命力量将悲剧性升华为崇高。

人的生命本质在某种特定意义上就具有悲剧性。任何生命都有自我保存、保护的强烈本能。而人，作为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物，更是不仅仅会主动地保存、保护自我，而且会积极地发展自我。人类许多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就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任何对生命的威胁和戕害，都会促使人爆发出自我保护的生命本能。与人的强烈的生存渴望相对应的是，人最终必然走向死亡。虽然动物也必然走向死亡，但动物并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而人却清醒地意识到，每个人都无法逃脱死亡的宿命。因此生命本质的悲剧性就在于人类以个体生命的偶然、有限去抗争人类死亡的普遍、必然，因自身作为个体生命的有限去想象和渴望无限。从这个特定角度来看，个体生命永远具有某种悲剧性。因为对死亡的抗争最终以失败结束，可以向无限不断接近却永远不能达到。苦难与死亡成为生命有限的人的无可逃避的命运。

但人毕竟不同于自然的其他的造物。马克思指出：“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存在物。他必须既在自己的存在中也在自己的知识中确证并表现自身。”^② 人既是感性的、自然的存在物因而必须服从自然的法则面对自己苦难和死亡的宿命。

^① 蒋孔阳：《美学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



同时人又是超感性的、普遍的、道德的存在物，人必然会群起而抗争，必然会调动自身的一切力量来与苦难和死亡抗争。正是这种从人的生命本质中迸发出的力量，开启了人之为人的根本，使人在面对自然的恐怖和死亡的威胁时，意识到自己作为人不单是具有自然的规定性、并受其支配的自然存在物，更是具有普遍道德规定性、并借此实现自己人之为人的人性和尊严的社会道德存在物。“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力量，不能不受到压抑，遭到阻遏。但是，人不是自然的人，匍匐在自然的面前，他有整个人类文化所蓄积起来的精神教养和人格理想，他以文化人的本质力量和外界生野的自然力量相搏斗，他自己的本质力量有了舒展和用武的场合，感到自己提高了，胜利了。”^①正是在人作为道德存在物对自然的抵抗中，人完成了对自身有限性的超越，克服了生命本身的悲剧性，达到了康德所谓的“崇高”。

康德将“崇高”分为了数学的崇高与力学的崇高。数学的崇高，指的是单纯直观把握到的体积的大。而力学的崇高则是就威力而言。康德说：“高耸而下垂威胁着人的断岩，天边层层堆叠的乌云里面挟着闪电与雷鸣，火山在狂暴肆虐之中，飓风带着它摧毁了的荒墟，无边无界的海洋，怒涛狂啸着，一个洪流的高瀑，诸如此类的景象，在和它们相较量里，我们对它们抵抗的能力太渺小了。”^②但仅就自然的对象本身，还不能构成力学的崇高。康德说：“崇高不存在于自然界的任何物内，而是内在于我们的心里，当我们能够感受到我们超越影响我们的心内的自然和外面的自然时。”^③自然的威力必须首先作用于人，使人感受到压迫与阻碍，进而反观自身，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但这种压迫与阻碍并不能使人灰心丧气，反而使人毅然决然地振奋出全部的生命力量，与自然作斗争，并在这斗争中提升自己、解放自己。从这个角度看，崇高正是人的本质力量的自我显现。“当人的精神力量发扬后，能够克服巨大的自然给他造成的困难和痛苦，与之抗衡，从而显示出人的本质力量的卓越与高超，人不仅是动物的本能的人，而且成为新的领域的开拓者，新的价值的创造者，他的生命力得到提高，他的精神进入新的境界”。^④

因此，作为对人的精神力量和生命价值的一种描述，崇高在悲剧性范畴中所呈现的意义在于，人面对难以避免的生存苦难和必然的生命毁灭，表现出极

① 蒋孔阳：《美学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04页。

② [德] 康德：《判断力批判》（上卷），宗白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101页。

③ 同上，第104页。

④ 蒋孔阳：《美学新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405页。



其强烈的生存意志，迸发出极其顽强的自救和抗争，从而使人的生命得到提升。而当苦难和毁灭以自然灾害的形式体现，并危及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时，崇高就体现为，人们群起奋争，不仅努力自救，也积极帮助他人，从而将苦难的悲剧性升华为崇高。面对不可避免的苦难与毁灭，人们所表现出的顽强生存意志、为了挽救他人生命而放弃自己生存的伟大人格力量、为了营救更多生命而挑战自然的超凡勇气，这些人类抗争的全部品质，使我们体悟到人类心灵的伟大和人之为人的超越之处，共同构成了崇高的悲剧精神。

第二，“以生命为本”，将悲剧性升华为悲悯。

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净化”论最早奠定了悲剧性范畴的基础。他在《诗学》中指出，悲剧的功效在于引发怜悯和恐惧，并在观看悲剧的过程中使这些情感得到宣泄。而怜悯和恐惧之所以产生，是因为“怜悯的对象是遭受了不该遭受之不幸的人，而恐惧的产生是因为遭受不幸者是和我们一样的人”^①。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怜悯和恐惧的目的在于观众从体验这些情感中得到快感，而为了实现这种快感，悲剧最好从神话史诗或英雄传说中取材，其主要人物不能是真实的、活生生的人，因为“产生怜悯之情，有一个感情上的‘距离’问题——太远了不行，十分亲近也不行”^②。可见，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目的并不在于让观众产生怜悯和恐惧，而是让观众体验和宣泄这两种情绪，并在宣泄中将痛感转化为快感，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这种怜悯与恐惧归根结底还是安全距离下对不幸的欣赏和玩味。

而关于悲剧，鲁迅先生有一个著名论断，即“所谓悲剧就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人的在场，这一论断可以说是进一步升华了悲剧性的内涵。

悲剧性内涵的第一层次在于，“人生有价值的东西”的毁灭。有价值的、美好的、正面的东西的毁灭，才能带来痛感，这正是悲剧性的核心，也是悲剧性的决定因素。而一切有价值的东西中，人的生命无疑是最为宝贵和美好的；人所遭受到的苦难乃至人的生命的毁灭，正是最强烈的悲剧性的毁灭。

悲剧性内涵的第二层次在于，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只有这毁灭与人发生关系，这毁灭的观看者产生悲剧感，才有所谓的悲剧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最能打动人的部分正是“人的苦难和死亡”，灾难题材文艺作品中的悲剧性正可以概括为“将人毁灭给人看”。一方面，人的生命是最宝贵和最有价值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7页。

② 同上，第204页。